

我与新中国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通衢

梅会林

“衢”字从“行”，指往来通行的路，“通衢”是四通八达的路。我的家乡在冀南大平原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家乡的路都是土路。这土路大都宽不过四米，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。在我看来，这土路像一根根毛糙的草绳，祖辈们不知何年何月用粗壮的大手甩出去，弯弯曲曲，这头系在村里，那头甩到县城或更远的地方。

过去家乡人不懂“要想富先修路”的道理，或者知道修路的益处，但因为经济落后，修不起像样的路。旧土路经年累月没人维修保养，到了夏种秋收的农忙时节，土路就显得僵蹇，雨后更是如同泥塘，寸步难行。如果遇到连日大雨，堆在院子里的新鲜蔬菜运不出去，乡亲们眼巴巴地看着蔬菜发黄变焉，扔掉的时候，针扎一般疼在心里。

土路难行，出趟远门，颇费时间。我在的县东西狭长，一条季节性河流贯穿全境。旱季河南岸的堤路成为我家通向县城

的捷径。我小时候沿堤路骑车前往县城，往返一趟需要三个多小时。七十年代末，我在县城上了半年高中，高考后骑车去学校查分数，堤路坑洼费力，骑到半路，腿脚发软发麻，一不小心，右脚伸进车轮，辐条缠住脚尖，硬生生地从车上摔了下来，痛得半天不能动弹。

进入九十年代，坎坷的土路显然已不适应快节奏的经济发展步伐。逐渐富裕起来的群众强烈意识到“要想富先修路”的现实重要性。进入新世纪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推进“村村通”工程，我的家乡三条街道、多条土路全部得到硬化，一条条平坦宽敞的道路像一条条绸带彩练，飘落在冀南大地的乡村之间，连接起城市乡村。我从县城回老家，二十公里的路程仅需半个小时，沿路绿树掩映，水光潋滟，花草丰茂。

家乡土路的嬗变，源于国家道路建设的突飞猛进。那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的路，是社会发展的缩影，是经济腾飞的跑道。

福祉

刘作生

第一次去獐岛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一个明媚的春天。

当时，我在农村电影队工作，与另一名放映员，乘船走水路上岛放电影。渔业队派几名健壮后生接迎，身背肩扛，翻过一道岭，流了一身汗，才将笨重的放映设备搬到小学校操场。

晚上放映，用的是当地柴油机发的电，电压不稳，一部《英雄儿女》音响忽高忽低。尽管如此，渔民们仍看得兴致勃勃。电影一结束，发电机关闭，全岛一片静谧。

海岛当时不仅文化生活贫乏，物质生活也很匮乏。一口老井，水又咸又涩。粮食供给以玉米高粱为主，每人每月只供应二斤大米。放完电影，在岛上歇一夜，伴随着潮水起落声入睡。

再去獐岛，适逢八一建军节，从电影公司调来一部新片。放完电影，赶上海面刮大风，水急浪高，渔船开不出去，我们被困在岛上。待的时间久了，吃饭就成了问题，所幸滩上的杂色蛤多的是。两天时间里，一日三餐，上顿蚬子，下顿鲜蛤，开始确实是美味，可是连着吃，肠胃就不舒服起来。第三天，突然接到信息，有一艘渔政船停靠在后口避风，这才得以搭船离开。

此后不久，我调到外乡镇上班，重返獐

岛，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。

从龙态河口口乘船艇直驶獐岛。一路风驰电掣，往昔五个小时的水路，如今只用了七八分钟。上岛换乘面包车，行驶在环岛滨海路，眺望岛屿全貌，过去的茅草民舍全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渔家楼园。岛，还是这座岛，可时代进步了，这儿的一草一木、一沙一石都好像有了灵性，一切都变得灵动起来，看山山青，看水水绿，蓝天白云，景色旖旎，是一处观光旅游、避暑休闲的好地方。

朋友引导我走进村里的荣誉室，这里陈列的荣誉牌匾，记录着獐岛的变化之路——跟随着新中国七十年行进的脚步，这座小岛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，变得富足宜居、光彩熠熠。

晚饭后，我们出门欣赏夜景，岛上灯火辉煌，似乎在与远处海上的渔火遥相呼应。宽敞的海滨广场上响起悠扬的音乐，人们在这里翩翩起舞，引得游客啧啧称赞。广场旁边，我遇见初次登岛时结识的吕女士，她的儿女们都在经营海岛旅游项目，生活再也不用操心，现在她一门心思养生，争取亲眼见证獐岛更美好的未来。

我相信，随着国家的富强，定会为这小小的海岛渔村带来更大的福祉。

喜讯

莫宝瑞

从电视和广播播得知，近日，陕西汉中老家天气不好，持续多日降中到大雨，一些地方洪水泛滥。母亲年逾八旬，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屋，我很担心，于是给她拨打电话，询问她的身体和家里情况。

说是老屋，房子建筑时间也就十来年，钢筋水泥砖瓦结构，典型陕南建筑风格，“人”字形屋顶，盖黑色小瓦。老屋自建成以来，屋顶从未作过清扫和修缮。老屋前有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低矮小平房。这些年，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昔日的土坯房都变成漂亮的楼房，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，我家的小平房，已显得落伍。

父亲去世早，我和大哥、二哥都远在外地工作，三哥在县里工作，母亲随三哥一家生活在老家。拨通电话，一番问候，母亲身体尚好，家中一切安稳。母亲讲到一件事：前两天，家里来了县住建局的两个小伙子，按县里要求，对农村近期受大雨影响、年久失修，有

险情隐患的房屋进行拉网式勘察统计。说是审核评估通过后，将给予一定的帮扶资金，进行危旧房改造加固。

关于三哥，我问母亲，他工作忙不忙，是否经常回去。母亲说，他很忙，有半个月没回来了。半月前，他打回一个电话，说是又要去驻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。今年年底全县脱贫安装了崭新的节能路灯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天黑了，灯亮了，农村有了城里的感觉，出行更方便，农民心里敞亮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，不由得感叹党的政策好，庆幸生在了一个好时代！

1977年，我在初中教书。恢复高考制度后，学校要求初中学生全部在校住宿，我和学生一起挑灯夜战。一开始点的是煤油罩子灯，后来学校为了节省费用改用柴油。学生一人一盏柴油罩子灯，三十多盏灯冒出的黑烟将教室熏染得灰蒙蒙的，站在讲台上，透过窗户看外面，月光也是灰蒙蒙的。

1984年秋，村里引来电安装电灯。老支书带领村干部、村民运变压器、抬电



我的家园

我的梦

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，今年本报特别开设了“我与新中国”征文栏目。征文活动得到社会广泛关注，来稿踊跃。今天，大地副刊再次推出专版，刊发部分基层作者的来稿。

这些作者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出生于不同年代，他们以个人亲身经历，讲述与新中国同行的故事。一段段难忘的记忆，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变化。

让我们一起，感受时代脉动。身处新时代，我们都是追梦人！

——编者

心灯

江旺明

不久前，我回到老家，见村庄便道及通村公路上亮起一盏盏太阳能路灯，不禁想起往事。

我是“五〇后”。记事时，用的是自家做的煤油灯，家人习惯叫其“手照”。“手照”摇曳着微弱的灯光，照着家人做饭、吃饭；照着母亲做针线活、纺纱织布；照着父亲修整农具、搓绳缠索；还照着我做作业。那时煤油是紧俏物资，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，只好点菜油灯。菜油灯光自然比煤油灯光更弱。搁在桌子上，只能照亮桌面，堂屋大部分依然黑暗。遇上夜间刮风，时时被门风、窗风吹熄，家人只好进房间摸黑睡觉，进厨房摸黑盛饭。

1977年，我在初中教书。恢复高考制度后，学校要求初中学生全部在校住宿，我和学生一起挑灯夜战。一开始点的是煤油罩子灯，后来学校为了节省费用改用柴油。学生一人一盏柴油罩子灯，三十多盏灯冒出的黑烟将教室熏染得灰蒙蒙的，站在讲台上，透过窗户看外面，月光也是灰蒙蒙的。

1984年秋，村里引来电安装电灯。老支书带领村干部、村民运变压器、抬电

线杆、竖电线杆、牵电线，不到一周时间，全村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电灯。记得亮灯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见父母半夜没睡，满脸笑容地坐在灯光闪闪的堂屋里。家里小狗也在父母的身旁兴奋得蹦蹦跳跳。有了电灯，可在屋外做以前夜间不能做的农活。麦收季节，抢收小麦，用竹篙支起一盏葫芦般的大电灯，灯光将麦场照得如同白昼。乡亲们掀麦草、捆麦草、铲麦粒，如同白天一样利索。除夕之夜，家家户户亮起门灯，远处的门灯像星星闪闪闪烁，近处的门灯如城里街灯熠熠生辉。

2006年，我家从村里搬出。我回乡见到乡亲们生活不断改善，电灯随之变化。一座座楼房内有吊灯、壁灯、台灯、落地灯。这些灯光五光十色，绚丽多彩。去年，村里进驻扶贫工作队，帮助村干部一道，修建村庄便道及通村公路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，还在村中心建了活动广场。夜里，乡亲们可以在璀璨的灯光下，在广场上活动。

我想，千盏灯、万盏灯，党的爱民之心惠民之举才是乡亲们心中最亮的一盏灯。

我的家乡是位于安徽的一个小村庄。离开家乡已三十多年了，回忆往事，最难忘的是家乡喇叭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们大队开通了有线广播，大队广播站的播音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，他非常热爱广播站的工作，每天早、中、晚都准时开机广播，每次广播两个多小时，从没中断过。早晨五点半左右，随着村口的喇叭响起，我就起床了；出门，喇叭里正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与报纸摘要”节目，我边走边听新闻，走出我们村庄，到下一个村庄，喇叭声正好能接上。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，省电台正在播“安徽新闻”，我一边听一边走，走到家时，新闻正好播完。从喇叭里，我知道了省里和国家一些大事，了解到省里及全国发展情况。

生产队社员早、中、晚出工、收工也与喇叭三次广播时间一致。每天早晨喇叭响起，社员们在生产队长带领下出门干活，回家吃早饭时广播结束。中午和傍晚时分，喇叭响起，大家收工回家。每当喇叭响起，村里都洋溢着生机和活力，人也显得更有精神。那时农村通信条件差，连大队部也没有电话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就请广播员打开广播通知有关人员。有的社员家里人生病，情况紧急时，病人家人就急匆匆跑到大队部广播室，请求广播员通过喇叭通知，请大队赤脚医生到病人家里去。

我上高中时，家里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我用收音机听中央台和别的省台“小说连播”节目。那些年我收听了《保卫延安》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《青春之歌》等多部长篇小说。进入八十年代中期，村子里开始陆续有人家买电视机了。到了九十年代，村里年轻人结婚，开始买彩色电视机了。从此，喇叭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

随着电视机和手机的普及，乡村喇叭一度停播。然而，近些年来，由于乡村工作的需要，因为针对性、灵活性、实用性和动员能力强的特点，许多地方又开通了乡村喇叭，安装的是无线智能广播系统。广播内容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更多的是农业农村农民需要的服务，如乡村振兴、垃圾分类收集运输、农民医保养老保险等等，满足村民现实生产生活需要。

广播事业的发展，见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变迁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，见证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。

自豪

钱天铃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正上小学，哥哥已上中学。哥哥是无线电爱好者，见我摆弄收音机，里面的晶体管只有一粒黄豆大小。一天，有个晶体管坏了，我费力拆开它小小的铁壳，发现里面有一粒又黑又亮像煤屑一样的小东西。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晶体管，市面上的货都是进口的。我当时就想，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能生产晶体管就好了。

我有意在这方面发展，初中的物理课都学得特别上心。1977年，我以高分考上微电子学专业，物理考试只丢了两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上海的一家无线电厂当工程师，该厂是生产半导体器件的骨干企业。当时我国半导体行业大发展方兴未艾，收音机用的晶体管已能生产，正在着力研发彩电、电脑用的半导体器件。我的工作生涯中有个半导体器件值得特别说一下。

有一年火箭厂来订购半导体器件，要用于某新型号运载火箭。那正是国企改革时期，我厂计划“关停”，因此没有接受这一订单。然而随后情况有变，火箭厂再次紧急求购，开出极好的价格，但工期要求极紧。对这个产品合格率影响最大的是几道“扩散”工序，以我们当时的设备对照技术标准，大家都认为根本不可能完成。但我觉得可以设计出一个好的工艺方案，弥补设备性能的缺陷，取得高合格率。我给了主任一个肯定的答复，并说只需投一批料，但扩散工序必须由我操作。主任拍板投料两批，放话：“订单完成后，我重重奖励你。”

我拟定了工艺方案，做了一次小样试验，结果非常满意。随后将两批工料合并起来一次投下，一举成功。订单如期完成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虽然此后不久工厂停产了，我也改行了，但为火箭事业救急，成为我这段事业自豪而完美的句号。

关停一批老旧工厂，建起一批先进企业，如今我国半导体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二十多年过去，我们的芯片产业取得长足进步，集成电路线宽早已做到纳米级，作为曾与之结缘的人，我为祖国的进步感到自豪！
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大地